



大肚木棉



太原植物园寻春

成石文 杨斯葆 摄



故乡庙会

金峰

杨柳泛绿，新燕啄春泥时，晋南农村的庙会便来了。农历三月，晋南农村的庙会犹如赶场，从月初持续到月尾。与城里庙会不同，农村庙会不仅热闹，更承载着农耕文明，象征农闲结束、农忙开始。

我们村里的姜嫄圣母古庙会，相传是为了纪念后稷母亲姜嫄娘娘，农历的三月十六为庙会的正日子。从三月十三起，村里就热闹起来，通往大队院的路上就摆满了吃的、玩的各种小摊。庙会期间唱大戏是必备节目。戏台位于村大队院的南边，是用水泥石头垒起一圈高约一米五的边裙，填土并打上水泥地面的露天方台子。虽简陋，但每年庙会唱戏时，它就有了戏台的名分。台子上搭起了帆布帐篷，挂舞台射灯，拉上幕布。孩子们好奇幕布后的情形，想知道戏里人在幕后是否也用戏文说话。

看戏的多是本村和邻村的村民，他们搬着凳子、倚墙或坐在自行车上等待。孩子们跟着大人看戏，实则惦记着零嘴。大人们此时格外大方，孩子们花一两块钱，就能买到冰棍、酸梅粉、江米蛋等零食，吃得满足。

电铃响，鼓乐齐鸣，大幕拉开。演出剧种以蒲剧、眉户剧为主，经典剧目如《卷席筒》《杀狗》等宣扬孝道、忠爱。老人们沉浸在悠扬曲调和跌宕的剧情中，随剧情或喜或悲，甚至落泪。而小孩则只是为凑热闹，白天是缠着大人要吃的，或合起伙来嬉戏打闹。晚上困了，一个个坐在凳子上打瞌睡，或催促大人回家，搅扰大人兴致。

庙会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，尤其是三月十六正会的那一天，村里的民俗表演登场。为了表演，村里人准备了好长时间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扭动着腰肢，尽情展示着、乐和着。锣

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，我们一家来到太原植物园。

我们先游览了热带雨林馆，馆内日日樱、腊肠树、血桐、海芒果、鸡冠刺桐等热带植物，错落分布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就拿腊肠树来说，它别名黄金雨树、印度棒槌树，属于豆科腊肠树属。其果实如同腊肠般悬挂枝头，不仅可以食用，还具有药用价值，可谓浑身是宝。

不远处的三药槟榔树也吸引了我们的目光。槟榔是棕榈科植物，是重要的药用植物，多生长在海南、台湾等热带沿海地区，亚洲不少地区还有嚼食槟榔的习惯。而三药槟榔树是南方常见的丛生常绿小乔木，茎秆似竹节，花朵与槟榔颇为相似。不过，它主要作为观赏植物，果实虽形似槟榔，却不可食用。

随后，我们步入沙生馆。高达15米的场馆内，汇聚了来自世界四大洲的400多个品种的沙漠植物。馆内还原了沙漠燥热干燥的气候，置身其中，酷热难耐，但眼前的植物奇观让我们忘却了不适。原产墨西哥中部的龙神木，高达十余米，株形挺拔饱满，蓝绿色的肉质茎挺拔饱满，尽显纯净自然之美。在墨西哥，它常被当作水果售卖，因其亲和力强，在国外还被誉为“万能砧木”。

形状独特的昆士兰瓶树同样吸睛，它上下细、中间粗，活脱脱一只巨大的花瓶，又酷似弥勒佛的肚子，因而也叫佛肚树。更神奇的是，它的肚子里有一个硕大的空囊，能储存两吨多的水。旱季时，砍开树干就能获取饮用水，四口之家饮用半年都不成问题。

沙生馆里，仙人掌、芦荟、金琥等常见沙漠植物随处可见，还有花开独特的“龙凤牡丹”、形如钢针的“地狱魔针”、能喂饱猴子的“猴面包树”。看着这些形态各异的植物，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深深印入我的脑海。

最后，我们踏入四季花卉馆。假山瀑布旁，亭台楼阁间，奇花异草争奇斗艳，五彩斑斓的花卉带来一场视觉盛宴。羊蹄甲叶片形似羊蹄，花朵绚丽夺目，是春天花海中的明星。而且，它的树皮、叶子和花朵均可入药，可用于治疗皮肤疾病。

橙黄色的炮仗花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。花束累累成串，状如鞭炮，高高挺立在枝头，仿佛要点燃人们心中的激情。炮仗花原产于南美洲巴西，如今在我国南方广泛栽培。

这次太原植物园之旅，我们在观赏中领略自然的神奇，在探索中收获知识的乐趣，真让人回味无穷。

灯影变迁

刘锁玲

夜幕降临，苍穹愈发深邃，太原尖草坪区柴村一带，万家灯火如璀璨星辰。住宅楼透出的灯光，在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家的故事；商超店铺的霓虹招牌闪烁，五彩斑斓；路灯沿着道路蜿蜒伸展，与穿梭的车灯相互交织，形成一道道流动的光影，尽显城市的活力与祥和。

这是如今太原尖草坪区柴村一带的寻常景象。当人们在璀璨的灯火中，安享幸福生活时，年轻一代往往会认为这是生活本来的样子。然而，老一辈人目睹这番景象，心中难免泛起层层感慨。

最近，我读了今年新出版的《柴村志》，其中柴村的照明变迁史清晰可寻。在清朝以前，小小的麻油灯是村民们度过漫漫长夜的唯一陪伴。上世纪20年代，煤油灯传入我国。相较麻油灯，煤油灯发出的光亮更稳定、更明亮。

这样的照明方式，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。当时，经济条件十分艰苦，为了节省开支，一家人常常共用一盏煤油灯。做饭时，灯在厨房，一家人便围聚在厨房；饭后，灯又被挪到卧室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父母缝补衣物，孩子完成作业，度过一个个平凡而又温馨的夜晚。这情形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

除了煤油灯，那时还有一种带玻璃罩、能手提着移动的灯，用的燃料也是煤油。人们在骑马夜行时，将马灯挂在马身上，故名马灯。不过，这种灯比较金贵，只有富人才用得起。

1957年底，电力如一股清泉，涌入柴村，彻底改写了当地的照明历史，结束了祖祖辈辈依赖油灯照明的日子。

电灯那明亮稳定的光芒，照亮了村民们的生活，也点燃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新希望。此后，随着国家电力事业的蓬勃发展，越来越多的电器走进了柴村百姓的生活。1959年，柴村有了第一台碾米机、磨面机；后来，水泵、铡草机、脱粒机等被用于农业生产；1992年，村里的4条主要街道安装了路灯；几十年后这里早已今非昔比，村民住进了现代化的楼房里，过上了与时俱进的幸福生活。

从昏暗的油灯到璀璨的万家灯火，不仅是科技进步的标志，更是祖国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

庙会上的民俗表演 王斌礼 绘

鼓、旱船、秧歌、高跷传统表演项目一个接一个，高潮迭起，里三层外三层，锣鼓声、笑声、喧闹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

十里八村的村民都说姜嫄娘娘很灵验，庙会时总会下雨。阳春的天气，因淅沥小雨平添了几分凉意，但丝毫不会影响看戏的热情。戏台上和戏台下的人，依然那般忘我，台上的在投入地演，台下的在专注地看，

就是一幅人间春雨的村野和美画面。

如今，村里的庙会仍然在延续，已更名为“姜嫄圣母文化节”。曾经简陋的戏台原址上，矗立起了一座高大气派的新式舞台。舞台上，不仅有古装戏，还有现代戏和文艺表演，以及致富、普法、医保等群众性宣传演出。“庙会”这个村里的大事、盛事，在村民和游子心中，犹如一把“拴心锁”，紧紧将家乡与人们的心相连、相系。